

玄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343.3
7

B343.9
7

玄

奘

苏 洲 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若一

篆刻：刘中和

苏 渊 雷

苏 渊 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 2/16·字数76,000

1983年10月第1版 ·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

统一书号：11093·113

定价：0.35元

目 录

| | |
|---|-----|
| 小引..... | 1 |
| 第一章 前驱..... | 2 |
| 第二章 出世..... | 18 |
| 第三章 西游..... | 23 |
| 第四章 入印..... | 39 |
| 第五章 留学..... | 50 |
| 第六章 返国..... | 72 |
| 第七章 译经..... | 81 |
| 第八章 宗传..... | 97 |
| 附：一报印度智光法师书..... | 105 |
| 二答印度慧天法师书..... | 106 |
| 三大唐西域记节选..... | 107 |
| 四玄奘在世之年应为六十九岁说 ——摘录自郭元兴 《玄奘法师生年考证》一文..... | 121 |

小 引

佛法输入中国，依据比较保守的看法，有将近二千年的历史。魏晋以后，它的影响所及，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普遍深入民间的力量，尤为其他宗教所不及。历代高僧古德，颇不乏人，伟绩畸行，亦所在多有。但要在我国佛教发展的全史中，举出一位典型的人物，足以代表这一方面的最高智慧与无上毅力；为雅俗所共知，中外所同仰，既有热烈的信仰，又具卓越的才学者；我想，只有古今盛传妇孺皆知的唐三藏法师玄奘其人了。

玄奘是中国传通佛教成就最大的学者，同时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翻译经论既多且精，弘扬佛法真义，亦最得力。作爱智的旅行，具冒险的精神，饶历史的兴趣，富文学的修养，独往独来，横绝一世。虽然在他之先，有功佛教的，尚有“弥天释道安”和慧远；大量翻译经典的，尚有鸠摩罗什和觉贤；西行求法的，尚有法显和智猛诸高僧；但在成就上总不及他的全才备德，独步千古。他一方面具备印度大德论师缜密周详的治学头脑与不惜身命的求法精神，同时兼有中国第一流学者冲旷明朗的襟怀与崇高纯挚

的德操。我们从唐太宗所说“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三藏圣教序》）两句话里，可以想见他气宇的卓特风度的超脱。

所以，玄奘法师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佛教徒，而且是中国的、东方的、乃至世界第一流大思想家、大革新家！他是沟通中印文化的最大成功者；又是摆脱传统、不安所闻的真理追求者。他在世界学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伟绩，而那种实事求是、勇猛精进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千载以下的人心。

现在，我想在进述他伟大的生平与思想之先，略叙一些佛教输入的史实，和他的前驱者像释道安、鸠摩罗什和法显诸人的功德，以见前期佛教的发展主潮，以便为后此玄奘的“求法”运动，作一历史的说明。

第一章 前 驱

一 佛教的输入

自来史家及佛教徒，对于佛教如何输入中国一问题，大抵依照传统的说法，不外“汉明帝感梦金人，遣使求法，蔡愔西去，摩腾东来，白马驮经，洛阳立寺”云云。这一传说，

实不甚可靠。经近代史家论定，佛教的正式输入，要以汉末桓、灵以后为近是。不过在此之前，历史上较为确实的记载，尚有二则：

（一）鱼豢《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庐（《世说》注引同，《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通典》作秦景，《通志》作景匿）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当时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汉通天竺，此为孔道，则景庐之至大月氏，得伊存的口授，实有可能。唯此为历史上孤证，当时既无著述，亦无传授，故其影响亦难于考索。

（二）《后汉书·楚王英传》：“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纒赎。英奉送纒帛赎愆。……诏报（其）还贖，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这是正史上有关佛教掌故最可信的一条。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恐以英为最早。英以帝子（光武之子）之尊，而服其教，想当时社会上信佛的风气，当已形成。

此后桓帝延熹七年（公元一六五年），襄楷上疏，有云：“闻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帝王奉佛，盖自此始；然已在所谓“永平求法”一百年以后了。

约在公元二世纪中叶（桓灵之际），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讬来华（公元一四七年）。他们在洛阳译出各自熟习的

阿含部和般若部教典，同时传习禅定方法，谓为中国传佛教教典、教法的先驱（临淮人严佛调为襄译），谁曰不宜！

稍后，又有笮融造像立寺之事。《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此为佛教礼拜供养的滥觞。供养佛徒如此奢丽，似已取得当时社会的重视。但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的信仰，然臣民正式出家，犹为功会所禁；其时唯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至魏甘露五年（公元二六〇年），始有朱士行（颍川人）出家，为汉地沙门之始（见历代三宝记）。盖至是始行开禁，下距晋之代魏，不过四年耳。

综上诸条记载，可得初期的佛教掌故如下：

佛教正式输入，时当一世纪末，地经西域大月氏诸国。

景卢（秦景宪）为中国传诵佛经之第一人（公元前二年）。

楚王英（公元五八——七〇年受封）为中国王族祀佛之第一人。

汉桓帝为中国帝王祀佛之第一人。

安世高为西域来华译经之第一人（公元一四七年来华）。

严佛调为中国襄译佛经之第一人。

笮融为中国建塔造像之第一人。

朱士行为中国正式出家之第一人。

二 释道安的弘教附慧远

玄奘以前，有功佛法弘扬，且足以代表一时高潮者，我想举出三位来：一是弘化南北、建立僧伽的释道安，一是翻译经论、阐扬大乘的鸠摩罗什，一是陆往海归，志求大典的法显。通过他们种种艰贞卓越的活动和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约略可以勾画出中国前期佛教史的一幅鲜明的轮廓。

道安(公元三一四——三八五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十二岁出家。后游邺都，师事佛图澄(公元三一〇年来华，三四八年卒，年一一七)。晋孝武帝时，避石氏乱，分遣弟子，弘化四方：法汰去扬州，法和入蜀，自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人，至襄阳创立檀溪寺，前后十五年。和当时名士习凿齿辈相往还。晋太元四年(公元三七九年)，苻坚取襄阳得安，喜曰：“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所谓“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正是他俩晤对自许的“雅人深致”。释道安既得苻坚信仰，在北方弘扬佛教益力。安以“性空”为宗，唱本无义。计其功业有四：

(一) 主张出家无姓，同称释子。原来初期僧徒，中国人若严佛调、朱士行，大抵沿用俗姓；来自西域者，多以支、安、竺、康为姓，或标其所生的国名，或出家后袭其师姓，依违道俗之间，未敢或异。至道安出，始倡“出家无姓”

之说，自以归真大圣释迦，因号释道安，后来获得增一阿舍经，其中亦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这样，僧徒遂相率仿行，定以为例。自是僧俗不复相淆。

(二) 整理“经录”，勒定僧律。道安时已译经典，真伪杂出，经他一番整理，编为《综理众经目录》，实为中国佛典目录学之始。传称“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詮品新书，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又悯僧伽没有律仪，乃多方搜求，详为规定，于是戒律粗具，人得遵循。弟子遍化江淮，丛林制度，亦渐以确立。

(三) 劝迎大师，提倡翻译。道安虽足未出国门一步，未亲译经论一部，但他实为当时翻译事业的倡导人。其弟子五百人，所至相随，后此襄译人员及求法者，多出其门。而苻坚之罗致罗什，亦出于道安的建议。当时受其精神的鼓舞，而从事翻译者，有跋澄难提提婆的创译阿毗昙；他的弟子慧远结社庐山，成为“净宗”初祖，远又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为佛教徒争得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同时又遣弟子法领等西行求经，齎华严经返国；觉贤见摈时，更竭力为之排解延誉，终成大业。此外又指挥监督完成两阿舍及阿毗昙之翻译；在庐山创立“般若台”译场，常与罗什通函商榷义例。

(四) 翻译义例之商榷。道安虽不通梵文，但对于旧译

诸经，能正其谬误。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各立序、正、疏通三分寻比文句，析疑正解。后来罗什见之，谓所正者皆与原文符合，足见他理解力的高超与鉴别力的精确。他是主张直译的，尝说：“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按此时为秦王苻坚时代，故称中国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译人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盖深慨当时译家之任意损益，臆杂主观，潜易原意。初期译家，大都渲染老庄玄言，以取悦读者，结果教义因以变质，不免“葡萄酒被水”之讥。其所监译的《鞞婆沙》，序称：“案本而传，不会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态度之严正，以视时贤之鼓吹直译，诚有过之无不及。

又论译梵为中文，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

（一）句法倒装；（二）好用文言；（三）删去反复詠叹之语；（四）略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删去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三不易者：（一）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去古久远，无从询证（详见《大品般若经序》）。这些译律，后世论者多所称引；翻译文体

之成为讨论专题，实自道安始。

总之，道安为中国建设佛教的第一位大师。无论从弘化、整律、育贤、主译哪一方面看，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 鸠摩罗什的译经附觉贤

玄奘以前的译师，以鸠摩罗什（公元三四四—四一三年）为最伟大。罗什父为天竺人，母为龟兹王之妹，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九岁随母历游北印，遍礼名师，年十二已为沙勒国师。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派吕光灭龟兹，挟罗什归，未至而坚已死，于是吕光称王，与罗什同滞凉州。直至十八年后，姚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姚兴讨光，灭了后凉，这才迎罗什到长安，礼为国师。于是在长安逍遥园设立译场，请罗什为主译，派僧叡、僧肇、法领等八百余人襄译，国立译场规模的宏大，为前此所未有。计自弘始三年至十三年，十年之间，译经逾三百卷。综其迥出旧译之处有四：

（一）翻译范围之广大 东晋中叶以前，佛经仅有零星翻译，至罗什始大量翻译，大乘各部都有。其在大乘经藏“法华部”，则今日通行法华正本，实出其手；其在“方广部”，则有阿弥陀、维摩诘、思益梵天、持世、首楞严诸经；其在“华严部”，则为十地经的重译；其在“般若部”，则摩诃般若树其骨干，小品放光，亦经整理；其在律藏，则

助译小乘“有部”所传的“十诵律”。然最大的贡献在于传译《论藏》，这一工作是从罗什才开始的。如《大智度论》一百卷，号称论中之王；《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三论宗》所本。《成实论》、《十住毘婆娑论》，亦为后此《成实》、《十住》二家之所从出。凡上诸论，无不由罗什一手完成，其有功于大小乘宗派之确立，可谓空前。

(二) 翻译文体之成熟 罗什生于龟兹，幼游北印，深通梵语，其后又谙汉言，故关于翻译的主张，与道安不同。他认为翻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噎”（与僧伽语），实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既不得已而乞灵译事，则毋宁比较偏于意译之为妙。所以译《法华》，则“典从方言，趣不乖本”。译《智论》，则“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译《中论》，则“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译《百论》，则“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足见罗什所译，对于原本，每有抉择，务求达旨。然亦非一味意译，致失本来面目者可比。其译《小品般若》，则“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故异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镇也”。其惨淡经营的苦心，概可想见。总之，翻译文体，异国语趣，以及佛典术语，到了罗什时代，大体确定。若“受、想、行、识”四名词，亦至罗什始定。所译

《维摩诘》、《法华》、《阿弥陀》诸经，词旨华妙，文笔安雅，充满了音乐的成分，尤为佛典文学中的上品。

(三) 大乘龙树学说之传入 原来印度佛学，自佛入灭后，五百年间异说繁兴，分派至二十部之多。各部彼此责难，未有折衷，法理虽渐臻微密，而计执却因之转深，是为小乘“毗昙学”最盛时期（“毗昙”华云“对法论议”，主要在辨析组织佛说，凝练为种种法句）。于是有龙树菩萨出，显过破执，释《大品般若》，造《中论》、《十二门论》等，以“空无所得”为方便，抉择扬弃，导入大乘，是为大乘《般若学》兴起时期（《般若》华云《智慧》，但非世俗“日益”之知，而为契真“日损”之道）。唯《般若学》妙善遮诠，正言若反，真实归趣尚有待于点明。其后无著菩萨出，宗弥勒菩萨学说续加发挥，详于诠释“幻有”，以“非空非不空”显“中道”，是为大乘《瑜伽学》继起时期（《瑜伽》华云“相应”，摄一切法归于一心，观行方便大备）。是为印度大乘佛教两大主潮，其传入中国，时代亦有先后。罗什所传者，以大乘《般若学》为宗。他既雅好大乘，志存敷衍，无如解人难得，故著述无多。今世所传，除译著外，有自撰《大乘大义章》，内容多为对答慧远所问大乘深义而作。一时四方义学沙门，集其门下者，次第增至三千人。弟子中有四圣（即生、肇、融、叡）。八俊（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慧观、慧严）。十哲（昙影、慧严、慧观、僧肇、道恒、道标）之目，各有著述，发

挥师说。日后“天台”、“成实”的发扬弘大，都植根于此。

(四) 论学宗旨之殊胜 罗什少游北印，历事多师，弘法中国，深得机缘。而所探宗旨，迥出寻常，其所扬阐除般若四论外，于《经》有“法华”，于《律》有“十诵”，于《论》有“成实”，于《修持》有“禅法”，均为后来各宗派的滥觞。慧远曾以书问他，“菩萨可否住寿一劫有余？”他答道：“若言住寿一劫有余者，无有此说，传之者妄。”若谓轮转生死益算住寿之神，为佛法之根本，显属误解。盖“无我”之说，至罗什而大明，宜其深斥小乘“一切有部”说，不留余地。他依“般若学”，阐“毕竟空”义以显实相，盖最后并一切名言亦排遣净尽。后来僧叡著《喻疑》，举其师所言，谓《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示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但优劣存于人，深浅在其悟，任分而行，无所臧否”。可见其所摄受的广大与圆融。

于此，尚有一人，当为特笔一书，即来华稍后罗什，而影响当时佛教界甚巨，且可与罗什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者，即佛驮跋陀罗（华言觉贤）。觉贤（公元三五九——四二九年），实与释迦同姓，北天竺那呵黎城人。游学颯宾，专习禅法。会西京沙门智严宝云西行求法，因要与同归，弘宣禅法于中土。义熙初，至长安（公元四〇二年），与罗什相见，共论法相，多所振发。后以细故为什门高第僧磬、道恒

等所排斥，乃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为致函关中诸僧，和解摈事，觉贤竟不复北归，于是渡江至庐山，慧远欣迎。嗣应慧远请求，译出《达摩多罗禅经》。时法领从于阗请回华严，法显从印度请回《僧祇律》，均经觉贤手译出。此外，若《泥洹经》（《大般泥洹经》）、《新无量寿经》、《大方等如来藏经》，凡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分量虽不及罗什所译三分之一，然《华严》大本之出现，实为我国思想界一大事，所谓“《华严》出而人心一变”，日后“华严宗”的建立，实发源于此。觉贤来华，系以传授禅法为使命，与罗什所传之学范围稍殊，宜其弟子各演师说，各成派系。觉贤所译华严，与大乘《瑜伽学》关系至为密切，后来无著世亲一系列的学说，即以此经为重要依据之一，这一系学说要等玄奘法师归国，才全面介绍，组成辉煌谨严的体系。

四 法显的求法_{附智猛}

如果罗什是玄奘以前的翻译巨匠，那么法显，无疑地是玄奘以前西行求法的前驱。原来西行求法第一人，应推朱士行（二六〇年西行），他因读《道行经》，觉得尚未尽善，遂往于阗，求得梵书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归，经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经》。后士行老死于阗未归，所以法显就以最早成功的求法者出现。

(一) 西行动机与法侣 法显(公元四世纪中叶——四二三年)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汾县)人。三岁即出家,二十受大戒。本传称其:“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这是他西行的动机。当时佛典虽已次第出现,而戒律未备,道安曾加搜集,亦未见完具,直到罗什译出《佛藏经》、《十诵律》等,大小乘律这才略具规模。而法显西行,实在晋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那时道安死去已十多年,罗什尚未到达长安。

此次西行求法的伴侣,在长安偕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达、慧嵬五人,到张掖,又加入僧绍、知严、宝云、慧简、僧景五人。结果,或在中途折回,或分道而死,或中道而亡,或留印不归。到归国时,只有他孑然一身。

(二) 行脚纪要 法显行程,据他所著《佛国记》(一名《历游天竺纪传》)所载:

1、从敦煌渡沙河,十七日至鄯善国(今新疆鄯善县);又十五日至佉夷国(今新疆库车县);由佉夷西南行,一月五日至于阗(今新疆于田县);西行二十五日至子合国(今新疆叶尔羌河南);更南行四日至于阇国(今新疆奇灵卡);更二十五日至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共行百二十三日。

2、从竭叉国渡葱岭,行一月。顺岭西南行,十五日至于朮国(今阿富汗国加非利斯坦省之班底);南下至宿河多国(今印度河西);东下五日至健陀卫国(即犍陀罗,今阿